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一

左編

將類

東漢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嵩少在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舉孝廉茂才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然稱人公將軍所  
在番燒官府劫略遠近州郡失據甚衆多逃亡旬日

之間天下嚮應涼師震動韶勃州郡修理攻守簡練  
器械自由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陷孟津小平津  
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  
中藏錢西園廩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  
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  
雋兵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  
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交才戰戰敗嵩  
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  
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以賊依草結營易  
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之六擊之四面俱

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高乃約敕軍士皆  
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呼城上舉燎應  
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高帝遣騎都尉曹  
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兵合。更戰大破之。斬首萬  
餘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以南陳國黃巾追  
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  
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十已於倉。生擒十已。斬首  
七千餘級。嵩與弟梁戰於廣宗。衆精勇嵩不能  
支。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  
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哺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

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輛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棺戮屍傳首京師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帳修立然後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于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志志注

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政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倉邊章韓遂作亂隴右詔嵩回鎮長安以衛園陵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十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

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卓太  
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  
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亦  
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  
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  
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去  
不附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止顯忠義下除  
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  
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  
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關

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關  
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  
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  
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  
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  
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  
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  
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  
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  
嵩囚，復拜嵩議郎。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



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  
義真猶未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及卓被誅以嵩  
爲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以流星  
策免李催作亂嵩以病卒嵩爲人愛慎盡勸前後上  
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於外  
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

唐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  
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  
嬉弄善騎射補河西王忠嗣廂兵馬使克赤木軍使

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十三載，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奏爲副使，知留後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封常清、高仙芝戰敗，斬于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尋命郭子儀爲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以問于儀。子儀薦光弼，堪爲闔寄。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賊區，霧藋蔽野。光弼酌而飲。

之出爲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盡  
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  
行疲勞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  
弗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  
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  
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  
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  
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糧  
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唐  
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

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橐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思明鑿鼓城入博陵。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握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

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譁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伏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庭珍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庭下卒不滿萬餘，團練易合之。

衆亦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旣得之。當  
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  
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  
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壘  
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  
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  
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益張奉璋邀擊。盡殺之。  
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  
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  
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

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盡其用。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張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昔，乃歸。私寢，收清夷、橫野等軍。賊別將攻好畤，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遷司空。乾元元年，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勒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軍逼之。彼懲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擒。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旣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

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類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相州、北平之改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自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



將卽以其布遂爲光弼行喪號哭相問帝遣使弔卹其母謚曰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磷屯中渭橋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

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  
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唐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  
累遷單于副都護安祿山反詔子儀克朔方節度使  
先是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  
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目相視不交  
一言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光  
弼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  
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

伐豈懷私忿時耶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子儀率本  
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眾數萬賊尾我軍我  
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  
疲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  
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  
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  
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  
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賊  
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  
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非關范陽會哥舒

翰散。天子入蜀，太子卽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寡軍容闕然。及是，朝威大振。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濠，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炅、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審謀。

侯王師至則爲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  
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安  
邑百姓僞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  
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逆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陝之  
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  
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五月，詔  
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滴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  
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盡委兵仗於清渠之上。  
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詣關請罪，乞降官資，乃降。爲  
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上

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獲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獲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子儀奉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長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驚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旗幟。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

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管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帝卽詔大舉九節度使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寧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

史爲汾陽  
許正不必  
詩

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俟吾小却  
賊必乘壘若等謀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  
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  
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  
糧盡人相食慶緒末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  
遇之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  
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  
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  
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  
都俄改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謀譖



水官  
何為收

惘然

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

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間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母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爲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是時朝義就誅，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

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遂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寢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中。乃遣知節率易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破賊書閣，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

迎秦帝

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尋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北吐蕃馬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逃，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

八  
卷之二  
一  
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  
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  
埃略盡百曹榛荒寔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  
嗥東薄鄭汴南略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條蕭亭舍  
不爇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隄裁  
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鬪場陛下意者不以京都新  
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爲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太  
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  
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朋  
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惟能

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遠  
還見宗廟謁園陵爾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謂左  
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四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  
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烟閣  
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中  
節度使兼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爲帳下張惟岳  
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  
州廣德二年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寇  
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  
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効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

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汾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永泰元年。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羗。渾奴刺等三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自西道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子儀使人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扼其衝要。於是帝諭淮西李忠臣屯滑橋。滑濮李光進屯

雲陽鎮西馬璘屯便橋駱奉先李日月屯整屋李抱  
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  
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  
先是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秦  
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氏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  
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  
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濶  
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  
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  
吐蕃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悉



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  
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  
以千餘騎來降。子儀遣書喻党項帥鄭延郝德等皆  
詣鳳翔降。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  
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  
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  
英帝。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關  
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  
寶中。戰士千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  
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疾傷凋耗。

亡三分之一。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耶？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約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

德宗嗣位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薨  
年八十五陪葬建陵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子儀  
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  
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卽日就道無纖芥顧  
望故讒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  
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人見帝唁  
之卽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穴今發  
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  
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哀甲願從子儀不  
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

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衛士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

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容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虞都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非奴才而何

唐張巡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豪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不知

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  
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山爲清河令。治順最  
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賑獲。無吝。秩滿還都。  
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可顯用。答  
曰。是子爲國。恠祥朝宦。不可爲也。更調貞源令。士多  
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  
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  
民甚空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鼎  
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  
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殺者

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發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閩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項丘令盧諶所殺。賁乃引兵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祗聞承制拜賁監軍，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鬪死。巡馳騎，祗重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請朝。騰賤祗，祗乃舉兗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

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關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與巡有舊，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於賊，以相圖。吾見君頭於通衢，爲百世笑，奈何！且君平。



開府行進  
風裁知是

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太誥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久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謀知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

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狗餘繫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卽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閻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霹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

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藉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園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貲乎？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巡主軍士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潛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

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丞，遠侍御史。閭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及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霁雲等開城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船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千人，墮中，持鉤陌刀，彊弩，約。

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譟伏發禽之督  
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胎  
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不能辨因刻蒿爲弧矢中  
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  
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  
歲而巨發其半餽濮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卽  
叛至是食盡士食賊米一勺斲木皮鬻紙而食才千  
餘人皆羸劣不能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堞  
巡出鉤于柱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  
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

士多饑餓死。存者皆瘡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碁。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

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救  
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紵端霽雲怒罵  
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  
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  
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  
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  
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持而兵  
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其成功初無  
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  
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



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霧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至貞源。李賁遣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霧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陳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餓。衆行必不達。十一月癸丑。賊登

至朋友交  
言必有信

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刃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吾爲君父死，爾附賊者，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霧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

亦不肯降乃與姚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  
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  
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  
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爲  
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類  
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  
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  
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謀  
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  
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

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山。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爰初殺馬食。旣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構角。

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賜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大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玢授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廣

謙虞燮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簡潞州大都督宜  
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賜巡妻申國  
夫人贈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  
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  
雙廟云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一

左編

將類

平亂

宋趙范

存全記

趙范字武衡山人少從父方軍中嘉定十三年與弟葵殲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

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感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十七年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特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卽遣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賚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勦馬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閒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威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



失此不右，而右兇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勲，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於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瑋雖能得其懽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瑋，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必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

楚州鹽賊范當調時清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

之福范所遺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淚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因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回書謝廟堂且決之曰撫定責之曠獲而以鎮守責之范

昔曰苦心

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責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元生殆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紆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黽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紆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奸。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彌盜也。欲

望矜憐別與閒漫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春  
奉祀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  
常平彌遠訪將校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  
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  
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  
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  
以濟江面數千里從何而防哉今或謂兵辭厚惠可  
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  
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  
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

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以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

刃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  
念慮必人人思親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  
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  
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  
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  
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  
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  
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  
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  
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

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三年遷淮東安撫副使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有江皋無益也。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無過二萬人就聽節度制范又遺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淮東安撫使兼知



揚州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北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爲敵有益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康府居住嘉熙三年敘復官職

與宮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

元察罕

察罕帖木兒潁州沈丘人察罕幼篤學嘗應進士舉  
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  
皆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  
潁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  
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乃奮義起兵  
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  
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  
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

元末紅巾  
賦

大原中  
執

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  
洛察罕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  
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進兵大敗  
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  
除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夜襲之虜其衆幾  
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  
來擣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  
卒賈勇決死戰會大風揚砂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  
奮擊賊中堅斬首無筭軍聲益大振十六年陞兵部  
尚書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

院事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與李思齊往攻之  
察罕卽鼓行而西夜拔穀陵立柵交口陝爲城阻山  
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符不  
可拔察罕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  
兵拔靈寶城守旣備賊始覺不敢動卽渡河陷平陸  
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  
下陽聿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十  
七年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再趨  
長安至灊上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喜  
來告急察罕領大衆入潼關與賊遇賊輒勝殺獲以

億萬計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  
察罕卽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  
賊果圍之厚凡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三百  
里往赴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開門鼓噪  
而出。內外合擊。賊大潰。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  
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  
察罕卽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  
盜。而自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  
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  
且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

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吳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盜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于是天子乃詔察罕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闔外事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已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覃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

察罕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十九年。察罕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駐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

定州府志

卷第

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賀宗哲魏賽因不花關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僞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屯安豐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筭金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察罕既定河南乃以六分鎮關陝荆襄



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所平定。而都魯之子曰孛羅。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二十一年。諜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察罕乃輿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寇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

其子擴廓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  
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以  
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  
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  
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分遣奇  
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  
中循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於分齊  
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  
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  
皆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

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察罕遂移兵圍益都環城  
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  
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  
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二十二年時  
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  
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歎獨  
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舉以爲  
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  
請以力士從又不許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  
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追封潁川王改諡忠襄於

是起復擴廓拜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仍  
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擴廓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  
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  
其城執其渠魁陳孫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  
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卽遣關係以兵  
取莒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察罕之甥自幼養以爲  
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然無事擴廓乃  
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爲安孛羅自察罕既沒  
復數以兵爭晉冀帝雖屢解諭之而讐隙日深二十  
二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得罪于

太子太子欲誅之皆奔于大同爲李羅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數令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則傳旨密令李羅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窺竟其事太子又方節重于擴廓時擴廓駐太原與李羅搆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搠思監朴不花因誣李羅老的沙謀爲不軌而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李羅罪削其官職而奪其兵李羅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七月李羅又與老的沙合秃堅兵同犯關時擴廓遣

將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太子奔于太原。李羅既入朝，據相位，又使部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以兵擣大同，取之。太子乃趨擴廓，大舉以討逆，發丞相也速斤屯東鄙，魏遼齊吳豫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李羅伏誅，帝遂詔太子還京，而擴廓亦扈從入朝。九月，詔拜擴廓左丞相，居兩月，卽請南還。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擴廓于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

與朝廷等、而用孫翥、趙恒等爲謀主。二十六年、自襄  
師還河南、乃復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  
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張良  
弼首拒命、孔興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爲  
一軍、莫肯統屬、釁隙旣開、遂成讐敵。擴廓乃遣關保  
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師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  
能解。擴廓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用  
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太  
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擴  
廓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以重兵擁

太子入城，欲脇帝禪位。擴廓知其意，比至京師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太子心銜之。及屢起其出師江淮，擴廓第遣弟脫因及部將貊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詔和解之，顧乃戕殺。詔使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分命擴廓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終扞拒不肯受。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



擴廓關保自察罕起兵以來卽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高善論兵尤爲察罕所信任及兩人見擴廓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太子用沙藍荅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以貊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太傅與泉脫因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鎮住虎林赤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等領之擴廓旣受詔卽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率兵

東向以正天討，二十八年朝廷命孫左丞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廓卽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土官吏效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退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與擴廓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氣稍沮，而關

保。獯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不應。或師出，卽復退。一日，謀知獯高分軍掠祁縣，卽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獯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李國鳳以誤國皆受黜，旣而擴廓上疏自陳其情，愴帝尋亦悔悟，下詔除其前非。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孫翥、趙恒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趨山東，禿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遂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擴廓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

此錄樂元  
家存七

已不可爲矣。已而大明兵追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卽棄城遁，領其餘衆西奔于甘肅。至正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疑擴廓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學士陳祖仁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青齊，不踰月而迫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倚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

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于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疆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今擴廓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動。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游說。而銜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

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

元董搏霄

董搏霄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除涇陽縣尹入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上浙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平之時朱臯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岷岷若及考陂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臯我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泥水既渡

士大夫爲  
野人之見  
者不少誠  
於子女玉  
耳

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礪南我軍渡者輒爲其所敗搏  
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  
迎敵搏霄急躍馬渡礪揚言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  
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三十  
五里遂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  
軍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  
州教化問搏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  
帛非平日所有必縱慾不暇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  
保湖州設使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  
化猶豫未決而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

君方面既陷于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參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卽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入杭要路。旣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



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既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濟大淵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報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卽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搏

賊巢遂乘勝復安吉。七戰而克之。既數日。賊復來窺。獨松搏霄卽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卽遣偏將余思忠至賊。若論之。賊皆入將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劔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有斬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十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陞樞密院判官。

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勦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逃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太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川不利賊乘勢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兩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出四門突出賊後約

曰旗一麾卽還旣而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來擊之賊大敗然賊砦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翊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斤埃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據此善戰者

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沐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旣爲軍。老弱無

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使，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鬪，騎兵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

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旣旦城上兵皆下大開  
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於是濟南始寧詔就  
陞淮南行樞密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  
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  
旣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  
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  
至而營壘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  
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  
衆突至搏霄前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  
事聞謚忠定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使會天下

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